

# 我的悦读时光

一位伟人说,书籍是通过心灵观察世界的窗口。家里没有书,犹如房间没有窗户。一直以来,我也喜欢与书为伴,不仅把书放在书架上、口袋里,更邀它入脑入心,那一段段零碎的悦读时光让我至今难忘!

小时候,在不算富裕的家里,父母为我买书不多,家中仅有的三本作文选和《水浒传》、《高山下的花环》两部长篇小说是我爱不释手的读物。夏天,为逃避蚊子的袭击,我就拿起书本,搬条木凳躲到蚊帐里,借着昏暗的白炽灯光,伴着蚊帐外蚊子急切的声音“威胁”,我安然趴在凳子上看书;冬天,为抵御寒冷,我就攥着手电筒钻进被窝看。因怕微弱的灯光伤害眼睛,妈妈常常不声不响地走到床边没收我的

书,在那段艰苦的“斗争”中,书还是被我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,它如同良师益友伴我愉快地过了中小学时期。

进入大学,我最爱到图书馆借书。因为学校地处丘陵地带,图书馆亦依山而建,坐落于校园中央,对面是绿树青山和清澈的莲花湖,环境整洁优美。这里书籍种类繁多,我一有空就怀揣着借书证,辗转于各层楼的书库里,有时在阅览室如饥似渴地看书一晃就是一晌,有时借书出来坐在学校花园边、山坡上、水池旁看。伴着虫鸣,或沐浴着阳光,我饶有兴致地捧读各类名著和人物传记,徜徉于书山文海的幸福感难以言表。也就在那段时间,我阅读了《呼啸山庄》、《红墙内外》、《飘》、《穆斯林的葬礼》等 300 多本古今中外的名著,并一一写下读后感。俗话说开卷有益,虽读书不甚多,但这些阅读和几本厚厚的札记,读后感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。

参加工作后,我经常网购或从书店、地摊买新书,每年几十本的新书让我的书架日益丰富。几乎每天临睡前,我都习惯于借着橘黄色的床头灯光,翻看枕边的《特别关注》、《道德经》或者健康养生类书籍,每有心

得,便写下三言两语。渐渐地,夜深了,我亦枕书而眠,那是一段温馨轻松的时光。

初秋的午后,和煦的阳光透过落地窗照进卧室,我喜欢手捧一杯清茶,席地而坐,伴着耳边舒缓的音乐,随意地翻看着从书架上取来的《朱自清散文集》、《文化苦旅》或一些杂志,偶有感慨,或抬眼看一下窗外的石榴树,或侍弄一下阳台上精心种植的盆栽蔬菜。一个姿势坐久了略有疲惫,我也会起身拿水壶浇一下室内的君子兰,或者整理一下房间。每到周末,我都习惯于沉浸在这样安静舒缓的慢生活里,很惬意。

这就是我的悦读时光,美好、充实,又宁静!  
(朱宁宁 项城市委宣传部)

## 两个苹果

妈妈家的院子里,栽有一棵小小的苹果树。

春天来的时候,苹果树上开了几朵洁白的小花。花儿在阳光的照耀下,带给人无尽的遐想:这花儿,能结成果实么?不过想归想,对于是否会结果,我还是不抱太大希望,毕竟,这棵苹果树来到妈妈家也只有两年的时间啊!

可让人没想到的是,当苹果花儿谢了后,在两朵花儿的花柄处,父母竟真的发现了小苹果的雏形:圆形的,鼓鼓的,绿绿的,正高昂着头,在微风中向父母点头问好。父母甚是欢喜,对它们也就格外留心。

日复一日,两个小苹果在父母不时地驻足观望中一点点地长大,身上青绿色的外衣逐渐变成了青黄色,又渐渐褪去青色,染上了一丝丝的红。眼看苹果快要成熟了,父母在欢喜的同时,也多了几分紧张,因为院外总有那么几只馋嘴而又灵动的小鸟如贼一般,想伺机去啄食那即将成熟的果实。于是,小院里便时不时地响起几句父亲或母亲的吆喝声,还有那“扑棱棱”的鸟儿展翅起飞的声音。

尽管父母一直精心看护着这两个已长得如拳头般大小的苹果,但一个不留意,其中一个还是被鸟儿先啄了鲜,啄了一个铜钱般大小的洞。本想让苹果再长几天多增点味儿,但父母唯恐苹果再被鸟儿啄了,一狠心就把它们摘了。

一个月前,我在冰箱里见到了那两个苹果,母亲拿出一个,让尝尝自家的苹果味儿,但因刚吃过饭,也就没吃。

一个月后,当来到妈妈家再次打开冰箱时,我发现那两个苹果依旧稳稳地待在冰箱里。母亲说,上次让你们吃也没吃,就一直给你们留着呢!晚会咱们吃一个,另一个等你哥嫂和姐姐回来再吃!听了妈妈的话,我鼻子竟微微有些发酸。

晚上,我把那个被鸟啄了的苹果切成了多块,家人每人一块。品尝着手里那小小的苹果,竟觉得它真的是我吃过苹果中滋味最甜的一个!

(袁丽侠 扶沟县大新一中)

## 别让物欲迷了眼

一同事新买个手机,八核内存,七寸的大屏,沉甸甸的,拿在手里甚是有分量。一有空闲,他就拿出来把玩一番。可好景不长,他又换回了原来的小屏手机。有一次,大家讨论新出的手机,有人问起他的那款新手机,蠢蠢欲动想买之时,同事却泼给他一盆冷水:就我上回买的那个最新款,装在兜里放不下,拿在手里显太大,功能虽多,常用的没几个,如今已被我打入“冷宫”躺在家里睡大觉呢。

我们家楼上有一对小夫妇,看人家都买了小汽车,也节衣缩食买了一辆。夫妻俩对它甚是爱护,每天擦了一遍又一遍。大家本以为夫妻俩以后会以车代步,幸福地满大街跑,可两个人依旧每天一个坐公交一个骑电动车。问之,曰:油太贵,街太堵,还没有骑车快呢。

一位朋友的父亲,已过知天命之年,在单位早已是副局长,手机却还是最老式的诺基亚。朋友嫌他爸手机旧,在单位让别人笑话,就花一千多块钱给他爸买了个智能手机,他爸却弃之一旁,说,手机只要能打电话就行了,要那么多功能干嘛,我也不会用,尽是浪费。

孔子曰: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。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。在到处充满物欲追求和物质诱惑的今天,我们要保持一种自由的心态,不比物质,不被物欲迷住双眼,不给自己的物质生活带来过多负担。

(王亮 项城市国土局)



## 秋天的回忆

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,走在田间小路上,放眼望去,蓝天白云下的田野一片丰收的景象,大豆在结荚,高粱已吐穗,玉米也长出了粗壮的棒子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新的气息,使人神清气爽。把从地里掰回的玉米棒子放在锅里煮熟,全家人吃得津津有味。看着手里的玉米棒子,我不禁想起小时候的情景。

那时正赶上困难时期,家里穷得常常揭不开锅,每当青黄不接的时候,一家人都在为吃饭而发愁,饥饿困扰着每一个人。麦子成熟还了上年的欠粮,粮囤便已见底,只能靠地里的野菜来充饥,这时人们就眼巴巴地盼着地里的玉米苗快点长大,结出棒子。炎热的三伏天气,再加上雨季的来临,玉米苗铆足劲儿向上长,夜间甚至能听见拔节的声音。当棒子顶端渐渐吐出红缨时,我们激动的心再也按捺不住,多少次迫不及待剥开玉米青涩的皮子看长出籽儿没有。尽管经历无数次失望,但我们的热情依然不减。

当棒子上终于长出密密的像细小珍珠似的籽儿时,我们便掰下来,啃到嘴里,有一股清甜沁满心头。这时候大人们是舍不得让我们吃的,因为玉米太嫩,会严重影响产量,等于糟蹋庄稼。但我们也顾不得了,放学后偷偷地到地里掰些玉米棒子,到没人的地方点上一堆火,把玉米棒子放到火里烧,等到表皮烧焦的时候,剥开,便会露出香喷喷的玉米籽儿,啃在嘴里,心里美滋滋的。

等过些日子,玉米逐渐成熟,剥开皮用手掐一下,玉米籽变硬不再有水流出时,便可以吃了。这时家家户户都会到地里掰玉米棒子,放到锅里煮着吃,也有放到灶膛里用火烧着吃的。一时间,大街小巷都弥漫着这个季节特有的玉米香味。有时大人们还会把玉米籽剥下来,放在石臼里捣碎,掺上面和盐做成玉米团来享用。玉米使这些饥馑的岁月变得丰盈、饱满。

等到寒露前后,玉米成熟的时候,人们把玉米从地里拉回来,剥开皮子晾晒,庭院里、屋檐下、院墙上、树上都是一个巨大的晒场,这时的乡村变成了一个金黄的世界,散发出玉米的清香。有了它们,人心一整个冬天都是踏实的。

如今已不再为吃不饱饭发愁,但我依然怀念那段时光,虽然当时人们物质生活并不富裕,但仍然能从吃中体现一种乐观、坚强、豁达的精神境界。

(赵庆亮 太康县城关镇三中)

## 怀念一把镰刀

那把镰刀的刀柄是槐木做成的,被父亲粗糙的大手磨得光滑无比,镰刀头是从将军寺沈老三那里买来的,沈老三打铁打了 40 年。它一直被挂在厨房的门后面,后来不知什么原因,掉在了柴火堆里。无意中发现了它,已是锈迹斑斑。

原先,这把镰刀在父亲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,它明亮而锋利,闪着无情的光芒。父亲带着它征战在各块庄稼地,割麦割草,形影不离,像极了武侠小说中侠客身后的那柄剑。

很多年前的夏夜,父亲坐在院子里,身边有一盏煤油灯。在昏黄的灯光下,父亲用粗糙的拇指在镰刀刃上轻轻一滑,就掌握了镰刀的锋利程度,如果不够锋利,就继续刺啦刺啦地磨。磨过的镰刀在灯光下闪着白光,映在父亲满是皱纹的脸上。父亲站起来,把磨好的镰刀放好,做好了明天收割小麦的准备,然后酣然入睡。父亲不会抒情,他不记得这把镰刀已陪他走过了 40 多年。时光是如此漫长,却又如此迅疾。

后来,村里人开始使用一种叫“草死光”的灭草剂,按照说明书把药和水按一定比例混合后倒在喷雾器里。沾上这种药的草,两天之内变枯变黄直至死亡,十分有效。村里人再也不用拿着镰刀钻进青纱帐割草了。父亲怎么也没有想到,在时光深处会有这样一种灭草剂代替了镰刀。但是父亲还是背起了喷雾器走向田地,把闪亮而锋利的镰刀收了起来。

再后来,村里的能人志华开回来一台“佳木斯”联合收割机。一亩地只要付给他 60 元钱,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完成收割小麦所有的程序。再也看不到“姑姑荷锄,童稚携壶浆”的场面了,再也不受“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”的苦了,收割机闪闪的刀片把镰刀彻底逼向历史的死角。一台收割机把全村上百把镰刀变成了废铁。

镰刀到底还是退出了历史的舞台,甚至来不及挣扎一下,就被挂在了墙上,无人问津,然后就掉在柴火堆里,雪亮的刀刃长满了锈。一个夏日的午后,我看到父亲捡起那把镰刀,仔仔细细地抚摸着,轻轻叹口气。他一定是想起了什么,但想起了什么呢?

被历史车轮碾过的岁月里有这么一把镰刀在父亲的记忆里熠熠生辉。

(葛有杰 太康县文联)

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箱: zkwbbxss@163.com, 以不超过 800 字为宜。